

战略大决战

国共两大统帅部的生死搏斗

蔡小洪 孙明明 著



宫教育出版社

战略大决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编



战略大决战

——国共两大统帅部的生死搏斗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号

书 名:战略大决战

著 者:蔡小洪 孙明明

责任编辑:晓 龙

封面设计:李铁林

技术设计:

出版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 2 号 100038)

印 刷:长沙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 印张

开 本:1/32 开本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30,000

ISBN7—81027—349—31D·177

定 价:5.8 元

目 录

第一章 辽沈风云	(1)
一、频频易帅	(2)
二、雄才大略	(12)
三、进退维谷	(18)
四、决策之争	(25)
五、挥师南下	(31)
六、关门打狗	(37)
七、初战告捷	(45)
八、塔山血战	(54)
九、瓦解长春	(61)
十、会战前夕	(69)
十一、黑山阻击	(76)
十二、辽西大捷	(80)
十三、营、葫撤退	(87)
十四、兵进沈阳	(94)
第二章 淮海狂涛	(101)
一、择善而从	(102)

二、谁守“国门”	(111)
三、决战之议	(120)
四、确山围猎	(127)
五、桂系生变	(136)
六、四改方案	(146)
七、拦腰挥剑	(158)
八、东进不成	(167)
九、碾庄之溃	(176)
十、宿县逐鹿	(182)
十一、徐蚌追击	(189)
十二、俘获黄维	(197)
十三、围而不歼	(204)
十四、最后一击	(212)
第三章 平津凯歌	(220)
一、安居退敌	(221)
二、秋夜点兵	(228)
三、守城名将	(232)
四、折冲樽俎	(238)
五、首战西线	(244)
六、调敌向西	(250)
七、围而不打	(255)
八、四面楚歌	(261)
九、收复张垣	(267)
十、孰战孰和	(274)
十一、四拒说客	(280)
十二、宝珊出山	(285)

十三、先礼后兵	(290)
十四、天津攻坚	(296)
十五、走向光明	(301)
十六、平山夜话	(307)
十七、尾声	(312)

第一章 辽沈风云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东北地区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鏖兵血战。然而，最令人惊心动魄、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所进行的第一次伟大决战——辽沈战役。

这场战役的炮火硝烟，映红了东北大地、松辽流域；这场战役的冲击波，震撼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冲出国门，荡激到太平洋彼岸。战场上，两军角逐，浴血拼搏；帷幄中，将帅对垒，斗智斗勇。敌我两个统帅部导演的一幕幕生动战争活剧，多少年来，在老年人的回忆与思考中增色，在青年人的倾慕和想象中生辉。

让墨和笔把我们带回到血和火的 1947 年……

一、频频易帅

1947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继“春季攻势”胜利后，又发动了“夏季攻势”。蒋介石招架不住，慌忙调参谋总长陈诚去东北接替熊式辉、杜聿明。谁料到，这位骄横刚愎的陈总司令，上任才五个月，就不得不走“夫人路线”，托病溜回南京。

1947年8月初的一天。

在沈阳东塔机场上，稀稀疏疏地站着几位穿着将军制服的国军党高级军官。他们一个个愁眉紧锁，带着各种难以描绘的复杂心情，前来欢迎从南京赴沈的新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

远处天际传来隐隐轰鸣，炮声？雷声？抑或飞机引擎声？几位将军显然无心顾及。他们此时此刻几乎是共同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东北共军的强大攻势，已把精明强干的副总司令兼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轰跑了。老于世故的总司令熊式辉也在打铺盖卷儿。国府大员陈总长究竟能念出什么新“咒”来制服共军、收拾残局呢？

说话间，陈诚的专机怪吼着停靠在停机坪上。舱门打开，首先闪出一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他昂首挺胸，睥睨一切，对迎上前来的诸位将军懒洋洋地抬抬手，显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这就是曾在蒋介石面前挑灯夜读而发迹的陈诚。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心腹之一，陈诚素有“热衷权势、不甘寂寞”之称。国民党朝野上下都知道他有“五抓”的名声，抓兵、抓人、抓权、抓势、抓机会。总之，争权夺利、好大喜功，是陈诚的拿手戏。遗憾的是，此人野心远远超出其能力，志大才疏、统军无方，常常把战事搞得一团糟。早在抗战时，他就创造过连失南昌、武昌、宜昌的“战绩”，被时人讽为“三昌将军”。1946年，陈诚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后，本色不改。打内战，他指挥失策、损兵折将，一年失掉百万大军。营私弄权，他倒颇有长进，飞扬跋扈、任用私党、排除异己，直闹得国民党内怨声载道，许多遭陈诚排挤而“失业”的高级将领跑到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悼惜悲吟。战场上节节溃败加深了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许多高级官兵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便纷纷转拿陈诚开刀。口口声声要追究这位“三昌将军”的新罪行。蒋介石虽然百般庇护陈诚，却也觉得这位爱卿太不争气。同时，蒋介石也想为一年来的内战失利找个替身，便迎合众议，忍痛割爱，一举收回了陈诚的人事权和军事指挥权，弄得这位参谋总长只能充当军需“补给司令”。

这对于满脑子“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陈诚来说，真好比无头的绿豆蝇，坐卧不安。于是乎，这个关内战场上丢脸少色的陈总长，打起闯一趟关东的主意来，想出出风头，为蒋家王朝挣回一份好名声。

不久，陈诚觊觎“东北王”宝座之机终于到来。1947年5月13日，东北我军发起“夏季攻势”，前后共五十天，到7月1日结束时，共攻克县以上城市45座，歼敌八万二千多人。杜聿明因此而受到蒋介石责难，焦虑之下旧病复发，7月8日

离开沈阳拟出国治病。熊式辉失去杜聿明军事上的辅佐，更感到孤掌难鸣，一筹莫展。蒋介石有心调胡宗南去东北任职，可胡宗南在陕北被我军拖住不得脱身。调傅作义去东北，傅作义是坚决不肯。

陈诚则不失时机地抢先于7月12日跑到东北，大摆“钦差大臣”的威风，四下开会授勋，为日后入主东北大造声势。熊式辉也不是傻瓜，一见陈诚来势汹汹，便一连七次上书蒋介石，要求辞去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从此洗手不干了。蒋介石生怕熊式辉立刻撒手，东北局势更加波动，一再复信抚慰熊式辉，声称保证不变更东北人事。熊式辉见到蒋介石的亲笔手书，才算安下心来，积极整军经武，维持局面。

谁知8月4日，南京突然降旨，通知熊式辉将权柄移交陈诚。其实，这是蒋介石早已筹划好的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可彻底收回陈诚指挥全国战事的权力，完全由自己来干；二是希望走马换将，改变东北被动之战局；三是给心腹陈诚一个挽回面子，以解众怨的机会。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熊式辉仿佛兜头挨了一桶凉水，愤愤地说：

“我历来知道老蒋玩弄权术，但未料到他这么整我。以后谁还替他卖命。陈诚想到东北出风头，等着瞧吧。东北共军可不是陈诚想的那么好打，有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瞧。”

然而，此时此刻，陈诚这个“小鬼”还颇有点雄心哩。他一下飞机，便发表“就职演说”，拿着钦定的《剿匪手本》对众官员说：

“总裁早就讲，北伐时那样的装备，我们都能成功。现在这样的武器，加上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一定会有办法。”

陈诚到处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不恢复国军的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本人决不回南京”。

8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也来到沈阳，与陈诚彻夜长谈。这一来，陈诚的腰杆子更硬了。一些人也据此判断，美国的军援定会优先供给东北。

陈诚也真的干开了。他首先撤销了保安司令长官部，独揽东北军政大权。以后又重新划分战区，抓丁补兵，扩编了五个军，还从关内调来一个军，连同原来的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准备集中兵力与我决战。为了顺利地推行他的政策，创个奇迹“给老头子看看”，陈诚将不少夹袋里的亲信带到东北，各处安插。最后又取消了东北地方部队，排除异己力量。这实际是把在南京搞的那一套弄到东北如法炮制。

有人劝陈诚，东北不比关里，乡土观念很强。地方部队弄不好会逼得无奈投向共产党。陈诚傲然答道：

“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过去了，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大有灭此朝食，将“共军”、异己一勺烩的气势。

可惜陈诚的好梦不长。东北行辕的第一把交椅还没坐热，东北我军就于9月14日发动了猛烈的，秋季攻势”。几千里战线上，我军常以几个纵队协同行动，频繁出击，作战已深入敌防线的纵深。到11月5日，我军又歼敌七万多人，攻克县以上城市十七座。

我军此次作战的利刃，直指东北大动脉——北宁线、中长线等，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切断了敌南北交通干线，使长春、沈阳、锦州、承德等大城市之间的联系陷于瘫痪，为以后的辽沈决战创造了良好基础。我东北野战军此举显示出

极高超的攻坚作战能力和大兵团指挥艺术。

“秋季攻势”总算把陈诚打醒了，使他领略了北国风情。过去吹“三个月消灭共军”，如今两个月过去了，共军不仅犹在，而且打上门来，连沈阳的火车也开不出去了。陈诚望着车站上像死蛇一样瘫连着的列车，心急如焚。副官在一旁吞吞吐吐地告诉他：

“沈阳大街小巷里的刁民，造谣助匪，讲什么‘陈主任、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之类的混话，警备司令部连抓了几伙，听长官发落。”

陈诚气恼地挥挥手，他此时无心过问这类皮毛小事。心里掂量不下的是早上美联社的评论，一向支持他的美国朋友也注意到“陈诚未必比杜聿明高明”。这才最令他痛疚不已，这些不讲义气的美国佬！

陈诚左思右想，倒从眼前死蛇般的火车身上受到启发：

冬天到了，蛇要休眠。共军难道还会进攻吗？我们又何妨不搞个“冬眠计划”，坚持到明年再打，反正时间对我们有利。

想到这，陈诚下令改“机动防御”为“固定、联线、扩面”方针，坚守各大城市，巩固城防，收缩兵力，来春再战，让共军啃不动、吃不下。

1948年元旦之际，陈诚强打精神发表了《告东北军民书》，宣称：

“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力量集中，险期已过。”

其实，这位陈总司令耳目实在闭塞，他根本不知道，我军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动了新的“冬季攻势”，即将开始连续攻坚战阶段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危险期已过，而是

大难又临头了。

1947年12月14日，我军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出敌不意地举行攻势。部队机动作战，围点打援，攻城破镇，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我几十万大军战辽阳、打鞍山、攻开原、破四平、夺营口，一路如风扫残云，解放中等城市十余座，歼敌十五万多人。东北蒋军被压缩在仅占东北百分之一的土地上，分割于十二座城市中。北宁线被彻底切断了，吉长走廊上也只剩下长春一座孤城。陈诚坐镇的总部沈阳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陈诚的固守、龟缩计划破产了，他本人也完全吓破了胆，心里真是懊悔不及。一悔不该放着总长的福威不享，跑到天寒地冻、漫天烽烟的东北来冒险、受罪；二悔来东北不该猛吹牛皮，不留后路，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三悔吹归吹，总不该不听东北诸将的进言，搞成孤家寡人，无人相助。听着城外彻夜的枪炮声，看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陈诚惶惶不安，终日卧床不起，钻进被窝里直发抖，感到如今这日子比早年在江西第四次“围剿”时一败涂地还难熬。

最后，陈诚百般无奈，只好在1月4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众将领对此颇感奇怪：此公素来独断专行、目空一切，今天怎么一改旧习，谦虚起来了？

军事会议上，“剿总”副参谋长赵家骧踌躇再三，才将自己的腹案亮出来，建议放弃沈阳外围等据点，集中兵力固守辽河以南，加固沈阳自身防务。陈诚这会儿早没了主见，连连点头，很有些纳谏从善的味道。

会后，沈阳蒋军共十个师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沈阳西北出击。第二天（5日），我东野集中第二、第三、第

六、第七四个纵队，以迅猛的动作攻击新民的蒋军王牌——新五军。陈诚闻讯却又举棋不定，时而命新五军固守，时而又想让新五军后撤，犹犹豫豫拖延了不少时间。直到我军把新五军围得如铁桶一般，告急电频频而来，陈诚才在总部的地图上大笔一挥，命新五军退回沈阳。然而，一个军的行动，却不是陈诚画个箭头就解决问题的。新五军刚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撤出，就被我军分割成几段。一夜之间，全军两万多人被歼，军长陈林达、第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第四十三师师长留光天等都作了俘虏。另外两路出击之敌，也被我军阻于辽河两岸，损失近四千人。

新五军被歼的电报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深感东北军纪不整肃，局面将不可收拾。1月8日，蒋介石亲率傅作义、范汉杰、刘培章等飞抵沈阳。下机后，蒋介石即与陈诚、罗卓英等先开了秘密会。陈诚、罗卓英将责任一古脑推在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身上，说这两人狂妄自大，拒不执行总部的命令，增援不力，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明天开师长以上军官会惩办廖耀湘、李涛，以警诫众将。

9日，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里，众高级将领戎装佩剑，端坐在会议桌前。人人目不斜视，内心忐忑不安。门开了，蒋介石缓缓走进来，众人惊异地发现，“老头子”今天穿了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有人忍不住笑，私下议论说，穿这套衣服与其说是最高统帅，不如说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蒋介石则瞪着这班将领，一股无名火冲得他急于找茬开刀。

当蒋介石在会上厉声责骂廖耀湘、李涛时，出人意料的

是廖耀湘、李涛二人根本不服，先后站起来声辩，说他们并没有接到增援公主屯、解救新五军的命令。即使当时来了命令，部队在沈阳郊区待命，天寒地冬，雪地泥泞，一时也无法打到公主屯，何来抗命之说？

蒋介石一时语塞，回过头来问罗卓英。罗卓英站起来嗫嚅了半天说：

“只打了电话，未正式下达作战文书……”

蒋介石更怒了，反过来追问陈诚：

“为什么指挥作战连书面命令也没有？”

陈诚支吾着承认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

一时间，惩办的案子陷于僵局，是非曲直竟搞不清楚了。会场上一片尴尬。沉寂许久，陈诚无可奈何站起来说：

“新五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这真是解铃仍须系铃人。

参谋次长刘培章见此情景，也知道再开下去蒋介石难以下台，急忙和解地说：

“还是暂不调动吧，仗还在打，撤了总司令影响军心士气。”

蒋介石是精明人，见台阶哪有不下之理。点点头说：

“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说罢愤然拂袖而去。

蒋介石走后，会议厅的气氛顿时发生鲜明的变化。陈诚、罗卓英等垂头丧气，廖耀湘、李涛等则微微冷笑。陈诚觉得不搪塞几句，这会就开不下去了，表面很痛疚地对众人说：

“我决心与诸位一起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打到这里，我定与沈阳共存亡，最后用手枪自杀，以报答总裁和东北父老！”

会后，人们讥讽陈诚“往昔的雄风不见了，尚存些忠贞

之心”。

陈诚会上表“忠心”，回到官邸却与夫人谭祥商议。谭祥又名谭曼意，是个有根底的女人。她是谭延闿的女儿，留学美国后被宋美龄认作干女儿。陈诚经宋美龄介绍与谭祥结婚后，蒋、陈之间便有了翁婿关系，陈诚自然更是身价百倍、官运亨通。陈诚这回恳求夫人屈驾南京，回一趟“娘家”，打通“宋干妈”，向蒋介石吹吹枕边风，快将陈诚调回南京。谭祥果然身手不凡。宋美龄一讲，蒋介石就同意了，决定让卫立煌去东北替换陈诚。东北易帅这样的军国大事，就在这些贵夫人的“外交”中确定下来了。

卫立煌何等之人，他在国民党一班老将中都很有威望，哪能受蒋介石、陈诚的愚弄。他听到命令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难以从命。谭祥一听急了，跑到卫老总家里再三哀求：

“东北共匪好厉害，冰天雪地里蒙着棉被到处钻。薛修（陈诚的字号）病得对付不了啦，只有卫先生出马才有办法呀。”

卫立煌夫人韩权华不客气地说：

“有好处都知道抢，最后就该我们去收摊儿”。

卫立煌表面不讲什么，心里却笑道：

“你陈诚怎么得的病，谁不知道。1943年你们两口子招待美国人，两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饮酒过度得下个胃溃疡。现在早就治好了，瞒得过谁？”

可是蒋介石决心已下，不愿收回。连日来，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登门作说客，劝卫立煌早赴沈阳。张群甚至推心置腹地与卫立煌耳语膝谈：